

彭澤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一

書目

辭

傳

疏

記



文所以載道也道非文無以闡其奧文而不衷諸道  
不足以立其根六藝尚矣秦漢之間風猶近古魏晉  
六朝以降風雅既亡微言幾絕老莊告退山水方滋  
自是而浮華靡縟衷於道者蓋難言之昔人謂晉世  
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辭一篇彭邑為淵明過化之區  
著述家勒為成書代不乏人但久而益湮所存者不  
過什之一二條舉其目以見梗概至于名臣學士上  
而形諸奏牘下而發為歌謠以及闡發幽隱歌咏承  
平臨流登高抒寫性情之作苟於道有合焉亦何在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書目

一

非鼓吹休明之盛也志藝文

書目

明

五倫箴

家禮便宜

詠史考正

右三種  
陶坵著

日新考

陶欽  
臯著

忠諫錄

丁湛奏議王演  
疇輯有序二

柏菴遺稿

歐陽  
敬著

歸田錄

王應  
斗著

古學齋集

醉陶和陶集

家訓類編

右三種王演  
疇著自序

易經通解

時習錄

鏡心錄

舉業發機

右四種劉  
日曦著

知初錄

計成  
久著

春秋倫訓

洪維幹  
撰自序

硯齋草

四書詠

明詩起

古學彙存

石浪亭詩刻

槿園集 右六種喻以  
怨著有序

三泉稿 馮世  
盛著

瀛河集古錄 何燧  
著

咏物比題詩集 馮希  
哲著

壁山樵唱

蟋蟀秋鳴 右二種何  
文學著

易經釋義 何懷  
著

聖學心傳 王泰  
玠著

問義居士集 計汝  
儼著

八山草 宗元  
泰撰

松舫枝語一卷

瀋言筆記二卷

迂言一卷 右三種丁嘉  
臣著有序

蟄園集四卷 周易象  
著有序

國朝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書目

二

四書剩義八卷

竹莊古今文刻十二卷 右  
二

種丁嘉賓  
著有序

五柳鄉集

黎邑庠吟 右二種何兆  
祺著有序

南北遊草

從征錄三卷 右二種劉  
曉著有序

經務通旨

天涯識路

石麓溪聲

明察須叅 右四種何圖  
書著有序

訓蒙清語 陳祚  
昌著

半軒留草四卷 丁自發  
著有序

鳳林存稿四卷 凌應治  
著有序

視月居讀史論斷

視月居遺稿 右二種  
計深著

五經通旨

四書通旨

訓解一卷

庠規一卷

諸生問五卷

諸孫問四卷

其人問四卷

辨字錄四卷

右八種王  
呂著有序

給諫奏草

克菴文集

鹽亭詩草

右三種劉  
堂著有序

居易堂文集十二卷

居易堂浙中新集

右二種  
有序

居易堂浙中二集

右三種袁  
學謙著

墓園集

汪鑑  
淑著

海門家言四卷

有序

幻吟一卷

右二種丁  
應鼎著

周易易知四卷

王雲駿  
著有序

禮記要解三卷

王雲駿  
著有序

易經集解

柯在  
望

菴竹園文集

時啓  
通著

金針集

汪在  
壘著

易經叅解

歐陽夢  
旗著

南田詩稿

施發  
元著

學庸集解

宋觀  
著

論孟緒餘

那齋時文

右二種畢  
銓福著

澄清堂文章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書目

三

識山堂詩古文制藝十二卷

張光  
考著

蒼山穀語詩草

右二種黃  
紹元著

文家秘要

歐陽鶴  
鳴著

崇義存草

陶觀  
梅著

五經條辨

洪立  
模著

四書正疑

劉敞著  
有序

星宿指南

劉敞  
著

譚餘瑣記

劉敞  
著

易經節解

柯讀  
著

陶南集

饒廷  
著

又臣文稿

劉法賢  
著有序

識山堂集

張錦  
枝著

課兒草

養正堂古文

右二種  
柯翹著

浙遊草

劉種  
桃著

紅杏山房詩稿

歐陽鶴  
齡著

紅雨山房詩集

高炳  
駁著

補山樓詩集

高炳  
駁著

功餘拾唾六卷

楊凝  
露著

閒居偶錄草

高利  
賓著

遊仙錄

德星堂集 右二種 陳元福著

雲帆霜鐸聯吟草 汪鳴相著

蕉窗山房文集 宋榮柱著

大桂山房詩集

赤虬髯筆記 右二種 凌鶴鳴著

敬菴語錄 劉萬全著

讀易心解

省身錄

史評 右三種 劉向藜著

尋樂堂時文八卷

尋樂堂詩古文集 右二種 方亨備著

我峩軒詩古文集 周光牆著 小坳堂詩集八卷 周子莊著

修史試筆 彭振瀾著 時讀我書齋詩集 高會嘉著

芝山詩草 汪皓著 四書講義六卷 汪昌期著

文竹閣詩草 許標著 瓶城山館詩鈔十六卷 惲

綠飲樓詩草 丁鶚著 心傳摘要 高梯著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書目辭 四

辭

歸去來辭

晉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  
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  
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傳

五柳先生傳 并贊

晉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傳

五

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靖節先生傳

梁 蕭 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自給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

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女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三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傳

六

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腳病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酌飲俄頃宏至亦無筌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遙淵明飲焉每往必酬飲至醉宏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則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

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避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葵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之同志自以尊祖晉世宰輔耻復出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王氏兩節婦傳

明袁宏道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朴而中沈望而知其長者初令甯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迺起復謁選入京暇則過余談聖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傳

七

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而覘箕仲常若有隱憂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余謂箕仲壯年筮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含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予甫得一官不能博數尺蠶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金以供吾祖母厯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之報天也予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牀一通乞予一言以伸大節婦人大行皆節書節者書其節可也其他不必書也辟如死王事者書其死王事可也其他不必書也夫拮据勤家與

夫事姑相夫教子敦族之類恆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卽不勝傳是大節反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太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二十而寡守節四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爲孀婦者時太母老年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使天下之熒夫獨子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盡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譚孀婦者必肇稱王氏也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於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

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略也嗟夫一門之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垢面泣血之餘人世間之至苦真無酷於此時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常之有哉箕仲善談學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柏園先生傳

國朝 熊暉吉

丁柏園先生者明開府忠諫公湛五世孫自得公長子也公諱應樹字恆青家世簪纓門餘諫草爲彭邑望族公以時值鼎革流離播遷之際未竟所學然天性孝友年之二喪母母以痰疾終沒身愁聞痰咳聲家貧躬自操作奉日



力至出對鄉人弟子輩必正衣冠人恆望而生敬焉伯錫  
阿先生年七十艱嗣息告廟以公爲嗣錫阿先生者明經  
宿儒書法古文爲時引重錫阿公沒嗣伯母計方巖有禮  
法繼母何猶在堂公兩幃周旋謹事數十餘年備極歡娛  
卒無間言錫阿公所遺貲產分給弟姪不少私計何俱壽  
以八十六先後終喪葬盡厚公年已六十哭盡哀幾至喪  
明弟應乘乏嗣公以次子特繼之雖續乘後實承自得公  
祀也公性慈而智少曾遊賈與舟人合本泊吉水鎮舟人  
利其貲將加害夜以囊箱沉河詐失賊公察其奸呼衆登  
舟搜獲所沉物并得舟人銀五百金時觀者將執操舟者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傳

九

以盜論公力爲辨白還其銀取原銀而返其人耻歸鄉里  
常與人言曰予以一念之差獲罪丁君今日餘年皆下君  
所賜也有何面目歸鄉里哉遂去不知所終公之盛德如  
此至於居鄉淳厚周恤姻親陸師課子種種美德不勝殫  
述晚歲當事請登賓筵錫之冠帶三子皆能文章春與特  
暨逢俱補弟子員又先君師鍾彭澤時所手拔士余故知  
之特悉爰立傳云

中山先生傳

歐正亨

中山先生者吾不知其爲何許人也而其名其號公卿器  
之士大夫識之趨客騷人過而賦之劇至深山窮谷婦人  
小子莫不知其爲中山先生也或曰不得其上祇得其中

先生爲中人才故以中名或又曰權輕重大小罔執一以鳴於世故以中名之之二說者皆非也惟橫渠先儒不言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中處斯得先生要領矣先生世居龍城宅水中央天地其籟臚也造化其鉅鑪也陰陽其逆旅也日月其明照也雷霆其吹噓也風雨烟霞其膏沃而醉飽也乾父坤母內吾惡乎測先生中處之由來哉故當其未與物接也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無解乎五藏無擢乎聰明無事乎卓鸞無拘乎鬻卷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振襟危坐可以永日挺身獨立可以長年激濁揚清可以挽既倒之狂瀾蒼顏古貌可以作廟堂之柱石其中處之蘊有如此者洎乎憤氣薄雲雄心控日吸西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傳

十

江之水吞彭蠡之烟補吳楚之缺障東南之墟直將蹴崑崙西倒蹋秦華東傾平滌海門恢宏宇宙其中處之用又有如此者雖然先生之體用立矣如今之世競以文取士或者先生具有短於斯乎而先生則又否否如重林如邃谷其文則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其文則潔淨也如羊腸如鳥道其文則曲折也涵六合而端倪絕其文則抑鬱頓挫也波濤湧而魚龍張其文則浩瀚詭恠也烟霧舒而雲霞布風霆流而雨雹集其文則動蕩而變化神聚而冥會也嗚呼如先生者吾烏乎測其中處之盛哉余嘗航左里棹西湖見有大孤先生者見有孤嶼先生者酷似中山先生狀然獨立而不聳百折而若回其與於先生也有幾異

日者天子親策下問輶山牛探風余其舉中山先生以對是  
爲傳

彭澤徐節婦傳

知府方體

彭澤郡庠生方澍霖潯陽濂溪書院肄業士也歲甲子余  
來守是郡剔奸祛弊政通人和而於潛德幽光尤樂表彰  
之簿書偶暇嘗與諸肄業生童商訂文藝而澍霖研尋奧  
窅汲汲然如弗逮且以其系出一宗樂詢其家世焉一日  
肅衣冠再拜長跽而請曰霖曾祖母徐氏名家子也十八  
歸吾曾祖立應恂恂執婦道甫八載而曾祖下世時伯大  
父遐齡僅四歲遺腹生大父迪以孤弱勉爲求亡人家中  
落籌菽水奉堂上晝操井臼夜職紡績青燈課讀每至夜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傳

十一

分不休嗣是支持朝夕力稍裕大父與伯大父相繼入成  
均祖姑一適本邑孝廉丁濟之孫乾隆甲午賢書世隆清  
操苦志垂五十餘年壽八十而終邑廣交丁某爲文以誄  
之里閭姻友欲呈請建坊值事阻未果孫八人曾孫三十  
有二人元孫丁有一人以乙丑歲仲春月奉遺櫬與伯祖  
母氏程祖母氏劉合葬於本省饒州鄱陽楊泗沖周家山  
之陽欲得椽筆以表貞節爲泉壤光予聞而感之予豈不  
堪夫澍霖之痛也夫生人建一業立一名且嘖嘖於里閭  
固稱爲不朽盛事以巾幗中女子會當茹荼集蓼之日辛  
苦備嘗而貞操介節歷數十年而不渝謂非天之故隄豈  
身而將光大其子孫與則予今日之傳徐氏也異日必又

有以徐氏傳者也遂書而歸之澗霖勉乎哉

高烈婦傳

穆蘭泰

歐陽大令尊孺人殉節事乃兄石甫農部已逸同年黃雲  
鶴爲之傳自足壽金石然余固未之讀也疇歲來大梁與  
潤生時過從尋悉巔末復敦命傳其詳且謂古以數傳傳  
一人者恆有之余既欽儒人之烈亦深歎潤生之義之歷  
久弗忘也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孺人氏高彭澤名宿攀林  
女幼端慧知書年二十一歸同邑歐陽霖寶潤生大令也  
閨壺雍睦如鼓瑟琴潤生固雋才於以有嘉耦之譽丁巳  
春粵寇躡其邑孺人度軍力弗克捍衛卽誓以死時潤生  
方教團卒用以慰藉而其志彌篤勉夫子以畢力報國家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傳

七

勿因婦爲累如不遺仇讐其爲文生祭嬪亦於情爲盡義  
念之氣積於寤寐若魔若魘時立起呼殺賊或呼賊殺我  
而不知者以爲心疾辟易謬矣適外家葭葦親貞婦凌強  
輓以辟於其居潤生亦忿忽赴敵愾而寇踵至孺人乃佯  
立指斥曰賊賊賊曰幾許好男子還我則逃不能逃則屈  
王我侯我貴官我曾是巾幗而辨我其賊邪厲白刃環相  
嚮孺人罵益憤遂遇害蓋諸姒姆奔未遠固於林莽中望  
見之夫搢紳之族其婦女類皆體弱脆而性貞靜外言不  
入於柵間門墻聞詬詈聲心顛顛餽媚不能出氣而況於  
戰鬪況於殘殺劫掠一夫夜誘亂者四起無貴無賤纏纏  
竄辟中失所主漂泊顛躓不自知其所止強半擠於溝瀆

雖幸而不辱而存亡疑信名節耗焉若孺人者雖未作  
心已堅危既見而命如授何其光明何其貞定是日也潤  
生在洲中夢孺人泣以來述死節狀甚明備既而得其耗  
如夢越四旬始獲檢遺骸於灰燼以賊怒甚藜刃之餘復  
災其尸嗚乎攢鋒成林了無怙色以口舌爲春秋始終賊  
之而不異以致重離燬燦而英靈固結猶且於潤生躬履  
行陳屢瀕危殆時陰爲輔翼生忠死厲古烈丈夫之所僅  
爲其難而不謂其出於弱質也豈哉孺人以感豐王子某  
月來歸丁巳十月二十二日歿於變結襁甫六載云無子  
一女育於凌事聞旌卹如制

彭烈女傳

謹瑞雲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傳

三

古今所最難者死也而舍生取義得之於閨秀爲尤難癸  
亥春賊踞彭澤界死難者凡數千百人飲刃吞聲致足憫  
也甲子秋余權是縣欲採其卓卓者而表彰之惜多未悉  
其事實惟彭室女之以罵賊死越數月而尸不壞志潔行  
完邑人士猶能略道之余因究其死難之所得土人而詳  
述焉彭室女者縣二十都人內閣中書銜舉人振瀾之女  
也癸亥三月女隨諸母避賊於本都之方家山四月中賊  
蒼黃至與諸母相散失夜攀蘿捫壁匿一巖穴間越數日  
賊牽諸婦女至搜得之欲強之去女乃厲聲罵曰吾豈賊  
能強去者耶盍殺我賊以刃刺之不死罵愈厲賊再刺其  
喉宛轉逾時死吁何其烈也七日賊退其父欲收其骨葬

焉避訪之不得其處九月復往山中跡之仍莫得其處方  
傍徨間適遇土人方維賢者導往一石巖前至則女尸固  
哀然在焉衣雖朽爛整飾宛如平時雙履金彩閃爍燦然  
如新束髮總總在其顛於其地得銀靈芝一其父爲女手  
製也又銅項針一其母死時物也持以示中書君君見之  
泣曰確乃歸其骨於母氏之塋呼何其完也方得女尸之  
前二日也維賢顯於外宿村店終夕輾轉不能寐以是速  
歸旣擬往鄱其夜不成寐亦如之越日卽與彭君相值否  
別終無人知女之死所矣吁抑何其靈且異也先是維賢  
避賊時卽在彭女第二重石巖下去上巖地僅丈有咫故  
知彭女事甚悉而向余言之亦甚詳余謹誌之而就贇中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詩

古

書君君曰信惜猶僅知吾女死難後事也因爲余言以三  
月朔日生小字蠶月亡年將及笄幼失母讀孝經曹大家  
女誡及唐宋人七絕詩略皆成誦癸亥前數年賊叠擾女  
輒避地山中謂同伴曰賊熾如此吾儕恐終不保避賊當  
於有水處緩急可赴深潭耳余聽未畢其辭已不禁泣數  
行下也嗚呼蓋其視死如歸可不謂計之審而籌之熟歟  
夫變出倉卒激於義而奮不顧身與胸有成謀行所安而  
終不奪志其死同而難易則固有間也若彭室女者巾幗  
中可多得哉三古而後天道難知往往有壞意琦行猝遭  
凶暴之一燼其形銷骨沮埋沒於山崖墟莽間者何可勝  
道而若女顧瞻然無滓如是且是時山中白骨相枕藉焉

啄狐滑鮮全骸者而若女顧完且整焉如見倘亦有鬼神呵護於其間耶抑亦哀豔貞光實有鬱結堅凝而不可磨滅者在也吁可傷矣

疏

奏免民租疏

唐狄仁傑

唐武后天授二年九月梁公狄仁傑拜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明年改長壽元年正月爲來俊臣所誣貶彭澤令七月至縣值歲大旱民罹饑饉卽抗疏乞免民租武后嘉公憂民特制江州蠲免本縣民間租稅

疏曰彭澤九鄉百姓齊營水田臣方到已是秋月百姓囂囂羣然告歎詢其所有皆云春夏以來並無霖雨救死不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疏

五

蘇營佃失時今已不可改種見在黃老草萊度日且暮之間全無米粒切見彭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之田一畝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糧今總不收將何活路自春徂夏多孳亡者檢有籍厯大半除名里里鄉鄉班班戶絕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謹以奏聞伏候勅旨

至今三年八月余試邑彭澤適水旱爲災民以歎告未數日髭鬢幡然蓋憂從其告則有駁覈之難否則孳亡之禍旋至二者交戰於心而致然耳旣而得賢同憲覆實免糧有差民生少蘇仰惟梁公至縣亦是秋月田災同民告同獲免租又同然則爲民上而憂民之心孰曰

不與明年夏麥登秋復稔余劾陶狄書院就緒因出  
選儒林所書公奏免民租疏俾洪都田貴鄉壽諸石置  
於祠右噫公之諫章奏疏所以匡君澤民者詳之本傳  
載之信史昭若日星豈特是篇而已哉求其切於邑民  
沒世不忘則無踰於此也若夫遂儒林書法之妙已於  
歸去來辭後言之矣時四年甲申重九日邑令魯人王  
國輔謹題

劾嚴嵩疏

明丁湛

禮科都給事臣丁湛爲參奏事臣待罪禮科二載於茲灼  
見臣部尙書嚴嵩才具卑庸中懷伎罔假和柔以固寵務  
則旋以悅人祇解身家之謀全無大臣之體夫閣臣尙書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疏

六

均屬大臣閣臣夏言清執有素嵩背與人言則悻悻以先  
達自居及建言論事則恟恟有如屬吏言一發聲嵩則噤  
口卑諂之狀至無可加雖和衷固宜其濟而斟酌不嫌異  
同置身若此其意何居六卿議事國計攸關嵩於會議之  
時從不獨建一議旣經覆奏或奉嚴旨嵩則諉之他人以  
避譴責或奉溫綸嵩則以已實主議希遷聖眷其誠於陛  
下之前者不啻至再至三陛下特未深察其奸耳至於文  
移勘合例有常期嵩子世蕃陰操其柄司官呈稿經時不  
發勒索賄賂不饜不休窮員小吏哭訴無門嵩若不知則  
昏暗已甚知而故縱則負恩實多遭時構會濫竊華階有  
玷清班宜賜罷黜臣不勝俟命之至



禮科都給事臣丁湛爲特參罔上之大臣亟宜罷黜以儆  
奸回事臣前參奏尙書臣嚴嵩蒙着嚴嵩自陳嵩旣自陳  
本仍留中任事如故南北科道王華楊爵等交章論列彈  
本大半留中甚有以言官不必過聽風聞輕爲瀆奏二年  
以來進階賜蔭有加無已嵩以陛下意在優容不以人言  
措意縱子縱僕招搖納賄如前樂昌王請徙嵩實受賄陰  
爲之地臣特具疏論列過蒙陛下採聽應同部臣覆奏請  
旨臣素鄙嵩之爲人數年來公事一揖之外未嘗與之深  
言臣以嵩必恨臣刺骨昨商覆奏時嵩巨欵語從容談及  
鄉曲每事託臣庇護等語臣聞不勝駭異嵩旣過蒙聖眷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疏

七

何事須臣曲庇細加思維始悟察典在邇臣科例舉拾遺  
嵩又賊欸叠叠臣豈肯徇私枉縱不顧公道難容夫人臣  
事君祇爭一念嵩行若此是魑若鼠窺奸同狐媚天理人  
情喪失殆盡尙知有君父之在上耶不察其奸若加柄用  
大權在手則天下國家受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亟宜罷黜  
檢發諸疏核實勘擬以彰國法奸回知儆謹疏

劾高拱疏

歐陽一敬

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爲再申忠悃乞罷奸橫不忠輔  
臣愾公論以光新政事臣聞明君不惡極諫以發奸忠臣  
不畏盡言以招禍昔趙抃論學士陳旭章十數上劉安石  
論執政胡宗愈二十餘疏不以爲瀆龔夬任伯雨諸人相

繼論奸相蔡京不下六七疏不以爲黨矧當聖明御極之初正小人勿用之際而輔臣中乃有奸橫不忠如高拱者屬於其間臣職任糾彈豈用一言塞責而已哉近該南京科道官交章論拱此卽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意顧其措詞措事尙存大體亦如臣與胡應嘉前疏未嘗明白暴著高拱平素奸邪之狀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也宜陛下俯念其講讀舊臣而姑留之然拱之性行本極傾危拱之才識實足濟惡踪跡閃倏情態乖張敢爲奸暴行私不思公忠體國罪狀顯著人所共知所以南北科道交章累次攻擊如拱先年侍陛下講幄適有臣郭希顏爲建帝安儲之言被戮一時人情洶洶拱懷疑懼輒納重賄於

嚴世蕃不兩月遂越次獲陞祭酒以出今日日資次尙可考而知此希顏近蒙厚卹矣拱內省甯無疚哉此其狡於謀身甘於悖聖陛下亦已甚矣去年先帝違和之初一時訛傳不測拱爲大臣畧無休戚相關之念卽於本日惶惶搬運直房器用以歸致都給事中胡應嘉因而論列今章疏見存亦可考而知也拱嘗對人譏之撰文諸人矣亦豈能自安哉此其大無臣節而忍於背負先帝亦已甚矣夫拱居講職旣懷奸以背陛下今任輔臣亦豈能復効其忠拱受先帝厚恩終忍負之今事陛下豈有圖報之念矧其初任禮部嘗兩疏懇求直贊撰文而又曲意爲焚修道士請田宅及頻奏災異反爲詭諛不足畏之詞皆人人所

其鄙也乃累該自陳反公然矯誣爲不樂贊直贊元之說及鑿空謂胡應嘉劾其不肯贊直何其敢於欺罔如此不愧於人不愧於天乎且又陰自結納鄉里內臣藉爲窺伺援引每張揚講官之勢逞任權術之私躁然希圖柄用內欲專操宰執之權外欲籠絡趨附之衆威制言官動搖國是使拱之計策漸行人之向背漸一將來爲患何可勝言至其自陳諸疏則又全無引咎之義如謂黨庇成風謂陛下孤立謂言官求勝藏奸殊不可測而近聞南北科道論疏自知公論難解乃在閣裏入輔臣徐階直房誣爲主使以預其擬票致階隱忍抱病迴避內外共知此其險橫異常甯復知有大臣舉動朝廷體統哉昔宋臣常安只論宰

相蔡京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視聽力足以顛倒是非內納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必擠之而後已以拱擬之其奸險橫惡詎非蔡京復出又昔伯雨謂自蔡京逐去安民而朝廷大政皆委曲遷就爲一蔡京地公議諫諫人不敢言時所當言無先於此自拱逐去應嘉之後人情事勢大率類此其爲時所當言不更有甚於京乎蓋小人無才亦不足畏小人有才斯大可畏其才愈大則其可畏亦愈大易所謂用必亂邦今惟拱之謂矣是以北臣言之南臣又言之科臣公劾之臺臣亦公劾之此實公論之所共棄也夫臺諫主天下公論豈敢苟爲扶同一時南北參商之人亦豈肯曲爲扶同此而不去將

誰更復有言拱旣知公論不容僅以倖免必益無所顧忌而恃才稔惡以逞其爲國家之害終不知視蔡京又何如矣此臣愚犬馬之忠鷹鷂之志不敢不爲陛下宣徹其奸橫不忠之狀以觀宸斷毅然去之母犯大易開國承家之戒以遺將來大患也宰執諸大臣亦宜共去繫累之私以昭新政平明之治大奸必去斯太平有象天下幸甚臣不勝幸甚他非臣愚所能計也臣冒瀆天顏不勝待罪戰慄之至

知府董榕書後史稱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今觀其本傳所載彈劾晉應槐傅頤王崇古劉顯等前後二十餘人直聲振於朝廷其意氣之激昂可

謂壯哉惟是言官論事固貴有氣而尤貴有識隆萬之際陽消陰長之時也宦官宮妾爲陰士大夫爲陽士大夫之中陽剛者爲君子陰柔者爲小人或有利用陰柔而排小人者斷無能陽剛而非君子是以先判其大閑而後糾核其小節斯君子小人之分始可不淆而扶陽抑陰之功始可施之無妄江夏郭文毅公正棧云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間後爲江陵雲間大旨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爲之羽翼故唯唯於腹尾之時而揚揚於攀髯之際善因時耳彼方墨墨此則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畧用

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割刃此猶坦腹蓋公之  
死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酌悲夫史之稱公也一曰  
性強直再曰練習政體負經濟才又曰性直而傲又曰  
才畧自許負氣凌人雖多不滿之詞與古稱剛而自矜  
者畧同要之不失其爲君子徐華亭傳曰性穎敏有權  
畧而陰重不泄張江陵傳曰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  
莫能測也華亭江陵皆善用陰柔者論者尙不忍以小  
人目之何況純乎陽剛之氣如高文襄者蓋其生平亦  
有不善用之短究不如其善用之長裕邸九年啓沃調  
和功在國本籍記人才舉用皆宜功在鈞衡雪王金等  
百五十八人冤獄功在燮理增置兵侍以儲總督之選專

官練習以備軍旅之用取邊人而明勵賞罰重邊地而  
慎擇司牧防邊備寇敵靖綏各有方畧剖安國亨之  
非叛而黔甯辯沐國公之受誣而滇謚海內晏安者三  
十餘年則功在樞本邊疆至於憑几執手敬受顧命事  
穆宗克正厥終輔神宗克正厥始誠所謂社稷之臣也  
及宦官馮保矯詔弄權計欲除之反爲江陵所給內結  
馮保見逐去國事雖不成忠昭日月角巾歸里下帷著  
書其問辨錄本語春秋正旨諸書皆於聖學有所發明  
此文裏梗概也歐陽司直獨能彈劾文襄於在位之時  
亦真能剛直者第疏中所列納賄一事云拱先年侍陛  
下講幄適有郭希顏爲建帝安儲之言被戮一時人情

惻惻拱懷疑懼納重賄於嚴世蕃不兩月陞祭酒今日  
日資次尙可考而知等語查史載拱侍裕邸九年啓王  
益敦孝謹敷陳剴切王甚重之手書懷賢忠貞字賜焉  
累遷侍講學士嚴嵩徐階遞當國以拱他日當得重薦  
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是嚴徐之薦因拱  
爲穆宗藩邸取重非有賄託且拱生平剛直亦豈能賄  
人者至云因郭希顏被戮懼而納賄夫郭之禍因建言  
拱不建言卽可免禍何以賄爲疏稱賄世蕃史云薦者  
嵩階拱未必有如許重賄也不曰有贓據可按而曰日  
日資次可考夫侍邸九年由侍講學士遷太常祭酒不  
爲年淺越次且是時張江陵以後進同爲司業何不

議之耶又在直移具一事郭文毅爲高公說載閣臣入  
直西院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曰  
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袁文榮皆以不能離陛  
下爲辭皆不往公正色謂文貞曰公元老當直可矣不  
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  
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公有老僕亦將  
爲歸計時江陵公尙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文貞  
爲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可  
給事胡應嘉有所授指遂以是劾公云云是郭文毅  
誌甚明無庸再爲代辨其餘間文又不必復辯總之  
陽司直慷慨大節可以立懦其劾餘人皆

劾新鄭與王崇古劉顯或亦恐氣有餘而識未足歎然以文潞公之賢唐介猶劾其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固無損於潞公而介之高名稱於千古噫如歐陽司直者其明之唐介也夫又記

余友桐城張西園孝廉閩歐疏評曰查高新鄭固明理學名相也其去位皆馮保張太岳輩內外交擠使不安不得不去矣明史固未嘗貶之也此三疏似宜刪去勿載余初避之繼而思歐爲名諫官高爲名相疏若不載反起後人疑議故仍存之而附書於後如此

劾齊康疏

歐一敬

爲小人黨惡欺君肆讒無忌懇乞聖斷重處以正人心以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疏

三

杜亂源事昨該御史齊康詆誣輔臣徐階李春芳已蒙聖

明洞燭其奸一時公論憤然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蓋

大學士高拱屢被論劾在案每恨階與春芳不爲重處論

官以塞言路而康爲拱鄉試王考門生乃受指使敢違公

論甘作鷹犬如此六科十三道各連名具疏參論其狀矣

恭候聖旨處分臣不敢贅但聞康前疏方下又有疏論及

於臣尙不知其所論何事然以康論臣固所宜有蓋兩發

高拱之奸者臣也階不具論拱且恨之康且不惜公論承

指而醜詆之臣尤拱所深恨康旣論階勢安得不及於臣

昨臣見康亦曾面斥其非而康受拱嗾論臣必將中臣以

奇禍無疑矣人臣委贄事君此身已非我有臣何敢計但

康亦言官亦有面目者也堂堂天日之下何其敢於背公徇私黨邪害正欺罔君上一至此極也書有之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二人同則公也一人異則私也南北科道論拱一十三疏并連名約二十餘人是果孰能率之較康一人之情抑果孰爲公耶孰爲私耶康論階與春芳誣詆極備多狀而六科二十餘人連名參之十三道與康同官者三十餘人亦連名參之卽吏部都察院堂官亦連名參之是果孰能率之較康一人之言又果孰爲公耶孰爲私耶康何人斯座主之恩豈重於君父台諫之司可爲人作鷹犬耶卽墮拱誘計亦豈容再誤而聖明在上公論昭然又敢附下罔上肆無忌憚如此壞亂人心混淆國是康

之罪有不容於誅矣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今非康之謂乎然康走狗耳發縱指使皆拱默運之力拱爲大臣屢被人言旣不能決去就之義而又詐病遷延營營苟苟籠絡頑徒傾害忠輔以自洩其睚眦之忿各該諸臣論拱奸惡茲亦稔矣拱不去則善類必將一空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謂正人一去則國是將日病也陛下可不念哉昨奉宣諭徐階李春芳高拱着卽出供職一時傳聞無不歡欣鼓舞頌聖明知睿階與春芳出一日直一日卽有此名命也惟拱向無名諭而今始同之竊恐其適中嗾貳輔以圖自全之計蓋人主之職在論相要在分別忠邪而去留之非可調停姑息以至養虎貽患也臣匹夫孤立一念



愚忠實抱當世之慮竊惟昔臣有不能進遠伯玉退獨子  
瑕既死猶以屍諫臣卽遭嗾論亦不敢顧一已利害而忘  
國家大計階與春芳伯玉之儔也乞陛下勿爲康論所惑  
勉留而眷任之拱奸惡過於子瑕乞陛下鑒康黨附爲奸  
之情毅斷而速去之則相道得而萬國理天下之大幸也  
康黨惡欺君之罪知必不能逃於聖斷矣如康論臣有據  
臣當席藁以待均惟聖明垂察焉臣旨瀆天威無任隕越  
待罪之至

再劾齊康疏

陽一敬

爲小人黨邪怕勢再受指使妄肆擠排懇乞聖明洞察公  
論以定國是事該御史齊康聽受座主高拱指使誣論徐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疏

三

階李春芳節經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等吏部尙書楊博  
等併六科十三道諸臣各疏參論康受高拱指使誣詆情  
罪已蒙聖明洞察奸邪將康降二級調外任用矣聞者無  
不深快乃康又受拱指使另疏論及於臣蓋南北科道論  
拱共十三疏而臣又嘗兩發其奸拱之深恨無過於臣階  
與春芳康且爲拱誣誣則其怕勢厚誣又將何有於臣據  
其所論止欲將臣量加罰治似亦無足深辯顧其所誣臣  
者一則謂臣在朝班中盛氣高聲爲階發語一則謂臣邀  
攔各科道不許出門欲卽寫本攻康事出捏誣不容不辨  
夫班中森列豈容高聲發語之時卽果有之糾儀御史序  
班安得無言厥衛巡緝官校何無一人看得言之謬妄不

辯可明惟康同科道官出掖門時眾共譏叱其非臣實與  
焉卽十三道叅康題語首謂人心共憤然則憤康者豈獨  
臣哉不曰門外而曰班中何其欺罔之甚六科多官臣一  
人豈能邀攔寫本攻康况論康不止六科十三道與康同  
官御史三十餘人亦連名叅之亦豈臣所能邀攔吏部都  
察院堂上官俱各有本論之又豈臣所能邀攔蓋公論所  
在不約而同眾忿所激雖有拱之兇惡亦自莫之能禦耳  
乃不思自犯公論而以邀攔攻臣拱之喉康豈其無良心  
者哉亦自擬康前疏既上必爲公論不容又懼皇上察衆  
惡而洞燭其奸乃預爲此疏附康相繼以亂國是冀苟留  
耳不然則康接前疏過午方歸申刻卽有此疏人人所共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疏

三

知也豈有神輪鬼運其速乃如此耶康鷹犬不足責拱爲  
大臣其用心亦甚狡矣臣諫垣微臣職司搏擊不意忤觸  
橫奸致遭嫉害如此臣罰治誠不足惜如國是何且南北  
科道論拱一十三疏止康以門生爲拱反噬拱一喉論階  
而六科叅之部院大臣亦破格叅之則拱之視階其人品  
忠邪較然可見矣臣果階死黨彼各該大臣科道論拱康  
豈盡陷之死黨耶陛下何不一爲天下斷之拱一去則將  
中禍必不止臣一人而中臣之禍亦不止於罰治矣伏乞  
敕下該部一併勘議施行臣無任預越待罪之至

請移湖口關疏

國朝 劉 堂

爲請移湖關仍歸九江以廣

皇仁專竊惟古者立關重門擊拆以禦暴客所以衛民生也厥後徵稅以充內帑亦國計民生兩全之道也從未有設關之險如湖口關者伏爲我

皇上陳之湖口乃江西九江府之屬縣也江西九江府之有關額稅九萬九千八百餘兩其來已久康熙二十年監督哈山等因逆藩變後軍需緊急請關湖口地方於舊額稅外歲增至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又銅劬水腳銀一萬餘兩但關在九江府左則有龍開河官牌夾右則有老鵝塘白水港四時水流不息往來商人停舟納稅雖有風浪不驚自移關湖口當江漢鄱湖匯流之衝左右鐘山巖峭壁插入江心西北風起奔濤怒浪所泊商船遭漂沒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疏

三

而及溺者不可勝紀康熙三十九年左都御史王澤宏有題請仍歸九江之疏督臣阿山查覆格於部議康熙五十七年江西巡撫白潢親抵湖關相度形勢僱募民夫擇於武昌港濬塘築堤泊舟收稅意亦甚美商人懷之近年來賴朝廷洪福江湖安瀾而漂溺者頗少然武昌港地土高亢易於淤塞夏秋水漲可以泊船自冬徂春水涸不能泊船往來商艘全泊大江之濱慄慄危懼有時風雨相遭生死呼吸能保其不漂沒而及溺乎聞之天地之大德曰好生我

皇上視民如傷御極以來而四方兆姓望新恩者正復靡涯今請移仍歸九江實從有益生民起見懇 勅下江西

巡撫將九江湖口兩處設關之地逐一親爲勘驗孰險孰  
平明白回奏應否移關出自

聖裁再有請者或慮關移而稅必減現今關差歸併巡撫  
倘關移歸九江照舊收稅其由鄱湖往來鹽商木客該撫  
酌量如何補足額稅議覆遵行既無虧稅之慮又無漂溺  
之虞一轉移間戴

皇仁於億萬斯年矣臣江西九江府彭澤縣人也家與湖  
口毗連故將所知冒瀆伏乞 恩賜全覽施行

奏免南昌浮糧疏

劉 堂

爲南昌小民久困浮糧仰懇

勅查酌免恩覃窮黎仁及萬世事竊臣備員言路日夜惶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疏

天

恐識淺才疎不能爲國興利祇因民間疾苦入告因見江  
西南昌府其浮糧於僞漢陳友諒時遺害遂至今日小民  
苦累已極控訴莫伸請爲我

皇上陳之昔陳友諒當元末明初竊據南昌袁州瑞州三  
府賊多餉少於宋元舊額糧米外加倍橫徵明洪武定鼎  
怒三府抗違依僞冊徵收順治四年奉

上諭凡明朝讎怨地方錢糧加重等項准與豁免御史臣  
吳贊元將江西所屬南袁瑞三府浮糧題請減免部覆俟  
賦役告成之日另有頒示順治九年江西布政司臣莊應  
會入覲有袁瑞二府人民具呈浮糧苦累據詞具題奉  
旨這浮糧積久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著該督撫酌該

州縣戶口確遭滅免毋得踵弊苛徵有辜德意適南昌遭金  
聲桓作亂居民逃竄無人具呈巡撫臣蔡士英止據袁瑞  
二府呈詞題請邀免萬姓歡呼獨南昌有向隅之泣順治  
十八年

上諭戶部古明洪武因有讎怨之地或錢糧徵收甚重此  
明朝有讎怨之人民我朝並無讎怨何得踵行此等情由  
該部詳察具奏下部未報康熙元年江西布政司臣王庭  
入覲將南昌浮糧具題

敕下督臣王朝璘撫臣董衛國查明果否與袁瑞二州相  
同議覆查南昌一府除武陵縣係陳友諒生身之地未有  
浮糧其餘一州六縣其浮徵銀十餘萬兩其浮徵米十餘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疏

三九

萬石與袁瑞同事同情應與袁瑞同免合疏題覆奉

旨袁瑞二府浮糧既免這南昌府浮糧也著照袁瑞二府  
例行嗣因部議免數太多洪武徵收日久遂至中止康熙  
六年又奉

上諭凡關國計民生休戚困苦現行應革事宜許各抒所  
見勿以爲已經奉

旨之事瞻顧因循不行陳奏本年有南昌一州六縣人民  
胡獻隆等因將浮糧匍匐叩

聞敕下督臣卽廷佐撫臣董衛國查覆果與袁瑞二府同  
事同情應與袁瑞同免內部又以故明徵收年久仍違不  
行減免之旨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內欽奉

恩詔凡直省地方有不便於民者詳切開列具題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江西撫臣王鵬特疏請減南昌浮糧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又格於部覆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內閣大學士體

先帝好生之心因天時亢旱將各省浮糧偏累啓奏請免奉

旨著九卿開摺送覽內載南昌浮糧鑿鑿有據江西人覲臣布政司劉健巡道查繼培御史臣熊一瀟給事中車萬育等前後具題俱格於部今西郵軍需未熄而條陳減賦此愚昧無知之甚也第我

皇上御極以來一切因革機宜皆經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疏

三

乾斷無一重不愛民無一念不愛民其於地方旱災有賑矣積年逋欠有蠲矣不恤千有餘萬爲民甦困况此浮糧在正供之外重累小民數百年祇緣前部臣混覆是以急望

新恩下沛倘蒙查免將南昌一州六縣小民生生世世感激歌頌直與天地同流臣而不言是上負

皇上採訪盛心而下亦負言責心所不敢安也故爲披瀝陳請

救下江西巡撫將南昌州縣查明宋元時舊額賦若干僞漢前明時新浮糧若干具覆應否減免出自

聖裁再有奏者臣江西人也素知南昌浮糧苦累不敢壅

於上聞竝無徇私之意如有此等情弊查出甘治重罪合併聲明伏乞

睿覽施行

記

遷建文廟記

宏治癸亥知縣王琦遷建正德丙戌知縣王澄立石

提學

邵寶

予既記九江屬邑瑞昌之學而郡守高君友璣以政至南昌遂率彭澤教諭戴鑾來告曰比者彭澤瑞昌二學同時並徙彭澤先瑞昌畢工而記尚缺敢以為請初彭澤學在邑之東議者謂背陽向昧位置弗當擇所宜徙乃得今地記者曰前山為案為帽為髻後為鳳凰為綠梯為蒼崖為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三

潛玉為讀書巖羣勝具萃左襟孤峯右帶重嶺而大江之流舉目望之盡數百里爽秀完敞學於是為稱時都御史林公俊以巡視至聞而然之分守叅議董君威錢君顯叅政楊君守愚僉事沈君元王君啓陳君雍副使楊君錦繼廣其志而高守任焉以有茲成功也予嘗怪今師生之為學不務力本而泥風水妨科名動輒請徙故多抑弗許然學之於治大矣而去陋就嘉亦有司常職此所謂同行異情者吾故弗敢廢焉於其成也能無慶乎雖然學所以學道也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而直指親切莫如川上之嘆蓋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為用功地者即是在萬世之學道者此其的矣天下之大川四而江為首觀水

於江非他川比也今彭澤之學既據江爲勝而吾夫子肖像  
在廟凡爲師生而從事於斯者盍相與追川上之遊求  
源於深擬進於漸期委於大修爲天德發爲王道而慎獨  
以始終之則所謂道者蓋不假諸儒眾說而可自得於觀  
望之間矣今夫江自大禹疏鑿以來其起合流匯之道蓋  
未嘗一日改也或者不求其故顧於偏溪曲港力求通焉  
而曰入海由是雖東之之勢終必有至而支離已甚况徒  
勞而無歸者又往往若是乎君子之於道也何以異此夫  
志水者必自禹貢而後可得其真六經論孟吾道之禹貢  
也不是之務而安於偏曲雖亟稱於水亦於學乎何有哉  
宮室之成古有頌禱頌禱於學舍道無可語者故於考成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三

之餘擬取川流之旨爲我師生告焉

重修文廟記

嘉靖壬午

柳邦傑

治化關乎文運文運之興衰視學校之修廢我

朝開國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學校之設遍於海  
宇治化之隆固其所也百餘年來守令繼代哲愚靡同其  
間屈力殫慮於學校者固多而苟具文藝者亦有矣彭澤  
縣學舊在山之東北宏治間提學二泉公因其圯壞改立  
於山之西南讀書巖側宮牆門廡整然脩具正德己卯夏  
六月江西甯賊倡亂攻九江安慶等處彭澤遂爲兵火之  
場儒學惟存大成殿及兩廡而已再踰年辛巳蜀進士曾  
侯棠來視縣事謁



廟之日見四壁藜藿惻然慘怛嘆曰此有司之過也又以殘破之餘民力凋敝財無所出因捐已俸先建櫺星門次鬻泮池次及講堂廨宇之屬經營表度自在其勞駟堊丹漆舉如故法生徒在學者分立五會以督之講解有則約束有條舉業既專而道德之說曉如也子弟在鄉者拔其俊秀以教之六藝之文羣書之理必親自教訓焉是以爲治不踰數月而政教漸舉矣明年壬午夏二教朱君復以公事至郡詢於余曰曾侯修學請爲文以記之可乎予曰可夫節義者士君子立身之大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履焉者寡矣予聞侯之在江陰也輕徭薄賦視民如傷權奸汀斌以威劫之而畧不動容下錦衣獄一年而亦不折餒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三

凜凜正氣超出凡流其注意於首善之地者得非有定見有定力而推廣之哉且彭澤之先有淵明之靖有懷英之忠督郵不見千載人仰其高免租一疏百世民懷其惠豈彭浪孤山之靈常來忠義者以爲之主耶侯邇將北上矣他日澤被生靈功施社稷晚節之完永終之譽有出於晉唐人物上者又今日崇高孔子而願學之意也予不佞敢因侯作新吾徒之善而併及侯之忠義俾吾徒爲臣盡忠爲子盡孝而不託文教於空言則庶乎其入德而於治化有補矣

重修文廟記

嘉靖丙寅分守少叅馮謙重修

尙書

雷

禮

彭澤居彭蠡下流濱大江阻疊障自漢置縣以來再徙爲

今治迺江西東南咽喉之地國初建學負東山定基對鳳凰山嗣遷鳳皇山下東向本山峻石崢嶸景稱幽雅爲風氣鍾萃獨學前近迫大街塵肆障塞堪輿家忌之又基址湫隘不稱黌制闔縣士民久議欲擴充之以無主其事者不果舉值分守少叅益川馮公按臨本學顧瞻歎然作而言曰人才興於學校而迫隘若此其何以挹靈秀廣賢才耶遂就鄉先生檄查官地曠閑者倍丈尺以易民塵并括府縣庫貯無礙官銀給遷民及修理之費由是民無重遷而宮牆以外規模敞朗改觀肇工於嘉靖丙寅至隆慶丁卯告成士民胥嘖嘖頌戴益川作興盛舉相與寓書於都諫柏菴歐陽君刻石以識其事柏菴述狀屬記於予予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三

我朝開設學校養育賢才而必廟祀孔子取其所謂述古語者時訓迪焉凡以教之明倫求其不悖孔子之道也嘗觀聖人論人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爲未見及稽元守周錯於彭澤合祠祀陶狄二賢有記云使後之君子隱則當以淵明爲式仕則當以狄公爲師至邑令王國輔又取陶之靖狄之忠建靖忠書院以淑來學豈不謂二賢靖忠庶幾於求志達道者哉人之所以自立於天地間以大倫之克全也淵明念累世晉臣於宋受禪記事惟書甲子恥不事二姓梁公充望雲思親之心終能反周爲唐稱社稷純臣是出處無愧於大倫要在誦孔子之遺言而措之力踐不徒清風仁澤垂之彭澤而已欲明乎大倫以體孔子

之道其能無感於二賢矣乎夫田父野叟非有詩書漸濡  
師友勸勉談及二賢前事則忻然動慕至過其祠而展拜  
焉又莫不肅然起敬於此見良心之同至正明達人人可  
爲陶狄而希乎孔子者也今選一縣之俊秀羣肄學中使  
之誦法孔子講明人倫以資世用又得益川加意作興捐  
庫貯易民居以充擴學基較之合祀二賢崇建書院孰非  
以求志達道望來學者耶矧學基充擴必假資易居而後  
成其成之固不易也益川志在以得仁賢爲寶毅然無所  
吝惜使二百年不備之制而備於一旦諸士業講明倫則  
所謂求志者求吾之志也達道者達吾之道也固不假乎  
外求矣誠仰體朝廷之所以養育與益川之所以作興者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三

爲何如加重又思平日之所以仰止陶狄者爲何如敬慕  
時時檢點以己之心而迎陶狄之心以陶狄之心而迎孔  
子之心則知賦歸去詞者卽接浙而行之義委曲事武后  
以收反正之功者猶獵較爲兆以行其仁者也由是修身  
以明倫窮經以致用務求靖不失乎淵明忠有光於狄公  
則求志達道克踐乎孔子之言於國家建學育才之意亦  
徵之於實效矣異日仁賢彬彬迭出謂非有以倡之也哉  
益川名謙浙江慈谿人孤山名湛柏菴名一敬俱由本學  
進士孤山任浙江憲副柏菴任兵科都給事中協心一德  
共成此舉於世教均有補云

重修文廟記

萬曆乙亥知縣  
雷時敏重修

提學

勞堪

武詔郡縣得置儒學與上國齒有司以時葺其宮殿  
程督弟子意遠矣其後博士教不先弟子或歲月一至講  
席有司一意治簿書無問縫掖宮牆汚萊何論教士彭澤  
學舊背東山後徙鳳皇山前而東山祠以隘弗稱稍擴舊  
址然規制仍陋而向又不當堪輿家且歲久宮圯樞門不  
表講堂階序不治將無所俎豆而絃誦之也萬曆三年夏  
邑令雷君時敏請於郡守李君司馬宋君司理馬君爲聞  
之學使莊公兵憲魏公又上其事於前中丞楊公今中丞  
潘公侍郎張公皆曰可乃出藏金飭材始事以典史余善  
臣護作四年秋七月廟成門堂泮池講舍官廨之屬各以  
先後就緒象布輪奐咸若更始令祭菜先師告成事召博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五

士弟子而諗之曰二三子之居是也其學維何賈居市農  
居野而士居學賈謀利農謀食而士謀道居不同不相爲  
謀也而世之人學貴士而賤農賈非以其謀哉顏子士於  
魯而屢空好學聖幾孔子伊尹士於有莘非義不取而堯  
舜君民爲王者佐志伊學顏士乃可貴今士習卑卑多舍  
所學而謀利錐刀必爭雖居學其心乃在市也士名而實  
賈也日而謀食噓蹴弗計雖居學其心乃在野也士名而  
實農也及得時而駕以農賈之德而位公卿大夫必不任  
矣何者賈以自利而不可以利天下農以自食而不可以  
食萬民所以利天下食萬民惟正其誼不謀其利敬其事  
而後其食者能之則士之學必有大異於農與賈者而後

可也用之大故學不可以不大也是故韋布切廊廟之憂  
憂不在廊廟者不憂也匹夫抱當世之慮慮不在當世者  
不慮也學於仁義孝弟之途性命陰陽之理以養其德學  
於取與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學於言語動作食息游  
息之頃以養其身學於禮樂文章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  
養其才學於天人事物之變皇帝王霸之跡以養其識學  
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性情由是崇之卿相而不  
爲泰抑之匹夫而不爲卑加之大任而不動投之大紛而  
不亂臨之大節而不奪譽之而不喜毀之而不愠惟以利  
天下養萬民不負所學著名實於無窮此非志伊學顏而  
有道之士乎哉此士之所爲可貴也夫皆曰謹受教於是  
言備矣受而次之銘諸石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三

博士汪守廉與其貳林雲龍劉恩請記勞子曰堪嘗被命  
爲督學使使蜀所以風厲諸生卽今之諗於多士者也今  
言備矣受而次之銘諸石

重修文廟記

萬曆己亥知縣  
鄒思明重修

許汝魁

彭爲縣最古自晉唐來蔚聲簡冊而庠址尤勝蓋其後數  
峰俯仰狀若飛鳳從千仞岡展兩翮而下面峙二峰相拱  
向傍聳天馬山矯首霄漢江中孤山屹立斯亦天造之奇  
矣堂側石壁間有涪翁太史題字摩娑石勒如見其人堂  
廡宮牆門戟陛階初未嘗不犁然整也無何歲久漸以傾  
圮令茲土者率皆遞爲因循日不暇給遂至榱桷摧規  
剝弗備適鄒侯縮符綬而來謁廟之日不勝其恫乃

贖錢之餘爰屯壘宮爰葺齋舍從名宦鄉賢兩祠於戟門  
左右悉革其故而改觀焉役甫竣侯罹內艱且浩然往矣  
博士弟子不勝去思念其弗表於後請於署縣事司理萬  
君走牘白下徵記不佞予惟國家之需於士也當佐命則  
高翅戴之勳際熙朝則遜斧藻之烈蓋若斯其重也故賢  
官不飭負在令飭而業不加修負在士負在令祇失其所  
爲有司於士習無壞也負在士將世道人心隨以轉移甚  
且以一人而禍天下吁此當時得失之林也予竊鄰治稔  
侯之善政難以更僕數而其下車獨先崇飭學宮可謂深  
得國家重士之意粵稽漢庭良吏僅僅勸民力田興學咸  
以治行課最天子爲賜璽書進秩封爵侯不啻遠過之若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庚

多士林侯之愛辱侯之教不患無所居矣將狎昵微逐脂  
韋一生爲向者山川之羞乎抑爭自濯磨務通經學古備  
國家緩急之需俾茲庠益增而勝乎藉令做秀才時不以  
天下爲己任而所執業於身心性命了無關涉卽日佩其  
師訓無輟晦明似亦彬彬雅士也然徒以雕蟲藻說自雄  
無尺寸建白裨益盛世國家亦奚賴焉是猶負在士也矧  
終歲不一至講席弁髦其師士莛其業此其人品賢不肖  
又何如雖然彭庠旣據大瀆爲勝而孤峯砥柱其左必有  
巖憲川嶽之靈其學浩博無涯其志行奇峭弗拔佐聖明  
泰寧之理與方正忠諫諸先達步武相踵者予故有感於  
侯之作人而致其規勸之意若此

天下郡邑之建學而祀先師孔子也蓋將以聖人之道教其士以及於民使天下後世咸得被先王之澤如古盛時也三代以降聖道之不明久矣韓子曰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齊梁陳之間嗣是而後表章六經以崇聖學莫盛於宋與明故風俗之美軼漢與唐及其衰也高者騫於元遠卑者溺於詞章士競以趨於功名喜文章爲急而不思躬行實踐講求於聖人之學士習壞而風俗因之先王之澤漸滅殆盡噫聖道之不明久矣先師孔子之言曰道不遠人子臣弟友之庸行尚歎然以爲未能而子輿氏亦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先王建國興學之義甯有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堯

外於是士奉先王之教修其身以教於家而出而措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化雖至今存可也襄以愚陋無聞承乏茲土初至謁 學宮僅存明倫堂三楹移祀先師其中殿廡遺址彌望榛穢瞻拜之餘怛然不甯因卽謀之諸紳議重修與楊何兩廣文各捐俸爲首倡諸紳士慨然有同心諸士復議捐兩年優免銀助工費請之當事咸報可乃庀材鳩工先議創建大成殿如舊式始於丙申秋暨丁酉之夏六月工乃成因躬率諸生禮請先師神主而釋菜焉而啓聖兩廡齋舍及鄉賢名宦之祠尙以時誦未能舉而襄於是冬亦聞命左遷愧前功之未克旣也且愧未以聖人之道爲諸生相切磨以移風易俗而鞅掌簿書竟匆匆以去

終不免於俗吏之所爲也因書數言於石以志予愧後之君子有同志焉拮据以卒厥事時省而修葺之無俾傾圮全諸士人之有志聖賢之學者有所講肄以修其身以善其俗則襄之所厚望也

重修文廟記

康熙己酉

李 遙

康熙七年戊申七月余筮令彭澤視事三日後謁文廟事畢文廟四壁皆木爲之心猶豫稍停立以新令不諳風土事宜未便遽問迄闕朔望拜如儀余謂廣文曰余中州人先聖先師廟歷見者多矣未有以片木爲之者堅好如何偕廣文入視見四壁碎裂上下日光透耀余歸而嘆曰豈爲政而忍先師露處乎學宮鞠爲茂草衰晚式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罕

微時也今

聖天子方崇文重道何遽至斯守土者之過也謀之廣文廣文曰首蓓無資謀之諸生諸生曰歷年久遠苦限年當差之累窮措大方捉襟露肘矣先師曰謀道不謀食難言之予歸而重嘆曰豈爲政而忍先師露處乎一飲一食一立一坐一夢一魂恍恍惚惚如有失者世俗作官人動言捐俸俸果何多乎動言措辦措辦二字豈易言耶爲治不在多言額力行何如耳謂余廉未能飲黃泉食槁壤也謂予貪盜蹠之泉渴死不就也蒞任之明年率何兆祺周臣乃兩明經也爰修先師廟廟制不用玲瓏轉角摹擬儀爲之蓋彭地窄人衆茅宇連軌不時常警火災乃飭



工匠自基徂檐有用磚石封砌慎之也櫺星門外始置  
壁兩旁始樹木檻始建兩坊書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字  
至兩廡之闕如戟門之零墜泮池甬道之胥沒於荒烟蔓  
草未及徐圖而官以鏘級去矣然歷南嶺登小孤山巔城  
隍數里外見赤光映日與綠水楓林互相照耀者蓋孔子  
廟也予心慰矣至廊大完美尙有賴於後之君子因嘆曰  
今世人見一衲一緇持鉢盂畫遷佛菩薩像無論男女倡  
和隨喜施銀錢釵釧甚至捐厝頂嚮家私不顧也試看今  
世浮圖插天金碧輝煌豈曰愚夫爲之縉紳家方且奔走  
如驚也問伊福利何在不曰前劫則曰後世趨舍如此可  
怪也亦可悲夫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望

重修文廟記

康熙壬戌

熊一灑

學校之設尚矣先世厥祀德藝崇禮樂也二者僅分道之  
一曲失則偏嗣是釋菜姬公而配以孔子尊制作也顧

先聖 先師異其稱南面東面異其位失則謬自唐宗姚  
姬公而專宗孔子親臨釋奠俾尼山之道炳如日星而統  
始正自明太祖詔天下郡邑置學絕徼殊荒隸版圖者皆  
漸於聲明文物之化而教斯廣抑自世宗用永嘉議始撤  
塑像而易木主去王號而稱 先師 啓聖有祀推崇自  
出正先賢之複誤黜諸儒之瑕玷而道益尊嗚乎歷世愈  
久 聖烈彌光至我

皇朝文治日隆超邁千古封狼用殪文武協和大法小廉

民物康阜山陬海澨咸知嚮學惟是彭澤泮宮舊負東山  
復遷鳳皇山下昔固完好矣閱百有餘年悉就傾圮雖幸  
水李令改修 聖廟而正殿而外若廡若門若祠皆無存  
焉將鬼然孤峙而無輔之爲尊乎抑 先師南面而臨者  
僅配哲十數弟子而諸賢皆不及門乎噫神其恫矣不甯  
惟是今之梵宮道觀繙黃者流所以奉其師者率如王者  
之制重檐複閣金碧丹漆五色絢爛映日奪目而 聖廟  
獨就卑陋其何以妥靈爽肅俎豆乎文運方啓有開斯承  
三韓陳公來守九江屬邑承風百廢具舉會辛酉夏五王  
令實蒞茲土下車之日謁 聖廟於茂草惻然心傷卽與  
兩學博商興舉之宜顧里役未均民咨咨在湯火中疾呼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聖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聖

次之壯厥觀矣然後增修

聖廟檐之複者若欲

之飛者若鳥張翼宏厥制矣肇工於康熙壬戌正月至冬而告竣何其神也固至聖之澤不泯於人心抑亦王君之惠有以教子民之應也先是王君既興學以施教而欲驗民之率教與否一日郊行見齒豁之未掩者往往填委於山崖水涯之間亟出貲買地僱役以瘞之而民相率應命由是十八都之中無復暴露之朽骨王君曰民之服教此見一斑矣及學成而民父子兄弟之間果不侔於曩昔又當廟門初建塗之以丹中門現方文如印章者六以告王君弗之信也次丹左門現印文二十有回或方或長王君臨視色喜曰建學以興文治其纍纍若若之先兆乎此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聖

其事近誕而非誕也夫學文事也建學盛舉也彭澤之學既速於成而民又樂趨於教由均徭以富之於先故從善輕也先師之靈昭昭在上印文之現其必有徵春秋不言事應而未始不紀災祥其事應固可類見也士誠益絃誦於學以服王君之教則爲

國家樹人材自茲始也於綰符也何有余忝與彭同梓里當學之成紳士合詞請余爲之記余不敢辭而敬述所聞於父老者如此泐諸貞珉其亦可以不朽也已若夫所以爲教之方則有大守陳公之承宣師師暨王令君潘羅兩學博之朝夕提命非余所敢知也

重修文廟記

潘若騰

自昔侯王設邦啓土建學爲先蓋以天下之大非權力智術所能攝服惟建學明倫以禮義生其心而動其翻然勃然之感初不待權力智術自有以動其天良耳但當時學宮釋菜莫不以作君而兼作師之寄義農以降未有定主迫其後孔子倡道東魯多士景從天下翕然宗之然則繼往聖以開來學非孔子其誰自是魯城之褒太牢之祀漢高追崇著於史冊至今尊爲至聖不敢爵也祀以木主弗敢神也聖道昌明萬世如一天下後世之尊崇孔廟厥維由舊嗟乎高山景行心竊嚮往夫非高聖人之風宗聖人之道哉倘天下後世其爲行不淑而身不修欲以質對聖人幾何其不爲聖人之所拒也卽尊崇廟貌尸而祝之猶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四

之乎不得其門而入若是乎孔子之尊奚以廟爲雖然詩賦城闕刺學宮廢也禮有之王者化民成俗必由於學是以大昕之視皮弁之祭承師拜道之文隆於天子况其下焉者乎然則聖人之宮牆其立於天下後世俾勿壞者蓋以使天下後世之人共知儀型之不遠也無如後世知尊聖人而悖聖人者仍復不少則聖人之道與聖人之學反在晦明絕續間故推尊聖人者必爲之崇其廟貌尸而祝之庶幾天下後世雖不見聖人入聖人之廟如見聖人焉由是觀之聖廟之修烏容緩耶

今天子崇儒重道以廣勵學宮爲最予謬膺簡命課士於彭見彭學廊廡蕩然門垣傾圮

聖殿僅存

風雨不蔽有志修崇而未逮乃未幾王令君蒞位觀泮木  
其壞惻焉心傷首重建學之務是予心之欲成者待王令  
君而竟成之也時有請者曰學基鳳巒峙後二峯拱前石  
鐘天馬相爲左右環學皆山也宜重新以光形勝又曰彭  
邑科甲絡繹不絕今也寥寥以學宮頽敝之故由前所請  
則爲飾觀由後所言則爲祈應而予之意匪直此也今與  
王令君及鄉城士庶共議各捐貲重修俾聖殿煥然改觀  
多士其得仰聖人於廟更期修身砥行崇理學以黜浮習  
務實有以尊聖人之道而服聖人之教使人人各修身砥  
行以底於聖賢庶於廟貌之崇有合也又豈僅崇聖人之  
廟焉而已哉是爲序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三

增修文廟記

康熙戊辰

劉曉

郡國建學由來尚矣故遐荒僻邑莫不有庠序以爲教育  
人材之本今天下教化興行

聖天子方崇儒重道親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之額以頒賜學宮宇內之菁莪蔚起樸棫  
裁成皆彬彬乎嚮化從風而家絃戶誦猗歟盛哉我彭邑  
地在吳頭楚尾處於大江之濱樞軸上下絡繹載途乃孔  
道所必經者明季左師欲襲金陵而彭邑適當其衝層掠  
焚燬靡有孑遺學宮官舍祠宇市廛悉爲瓦礫榛莽之場  
目

本朝定鼎之後哀鴻甫集誅茅構椽而黌序亦初成以制

然歷數十年來又幾經寇盜蹂躪殘推闕茸勿治者久矣  
檁起覆撓塗墜湮滅敗垣半立筵几盡廢雖時與勢會遂  
成荒落然亦曩之令吾邑者皆傳舍其官以國脫此泮宮  
耳予每見梵宇叢祠稍有罅漏則主僧不憚奔走匍匐乞  
緣善治而奕奕膠庠乃同於道傍築室豈惟崇祀之典儀  
有缺卽吾黨士習恐亦於此不振耳昔文翁之在西蜀創  
制學宮而化比鄒魯殷衰之在樂陽廣築學館而民興禮  
讓是必賴有賢令長以一邑之事視爲己事庶不至傾敗  
蒼穢也昨歲六安王公來宰是邑慨堂廡之就圯隱文  
治之未彰曰是予之責也夫力圖修繕用嚴秩祀乃告諸  
邑人士共相輸助而料木甃飭匠工時不違農賦不益額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巽

民不加役易朽爲新而不改其舊庶幾乎可漸觀落屺矣  
旋以詿誤解組去茲幸我溧水端木公以聖門之賢裔  
爲棲棘之鳳鸞三年宰邑萬戶蒙庥善政流風卒難僕數  
而士風丕變文教聿興催撫之暇則進邑中諸弟子而程  
較之以歲時謁奠文廟惟謹顧念前令之遺緒未竟悻  
然睠懷自甘肅矩曹隨克善其後牆垣門闥丹雘煥然予  
復捐俸而贅泮池建石欄以增飾其外觀從此士氣振而  
文教興苟非遇賢令尹如前後兩公者祇名飭節以爲  
多士倡又何能復睹夫威儀雍肅有如此之盛哉是役也  
兩博士南城潘君虔南喻君皆朝斯夕斯以其勩厥成並  
勅諸石

重修文廟記

雍正戊申

熊暉吉

彭邑夫子廟坐鳳皇山而雙童孤峯蠡水之奇環帶左側  
秀靈所萃人文蔚起由來舊矣予雖未親觀其勝而家君  
曾秉鐸是邑因側聞庭訓知之爲最悉云廟建自有明之  
季年久傾圮間有補葺不過仍舊規稍爲完好而已嗟乎  
以聖靈依憑之所道教本原之地顧一任其陋穢荒蕪毫  
不關念者誠何故哉蓋緣邑之有司曰勞心簿書而不暇  
修司教者曰苜蓿寒糴而不能修弟子員亦曰力微事鉅  
而不敢議修夫旣明知其當修而羣焉藉口如是尙安得  
有修之之日耶歲甲辰邑侯李公下車卽議修葺值前學  
博瓜期瞬屆而家君遽賦遂初議不果行然未嘗不念茲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三

在茲大懼人材放佚無以副邑侯德意焉逮歲丁未新建  
杜君計偕入都旋奉

旨特授司鐸杜君爲吾鄉先達名儒覺菴先生嫡嗣淵源  
有自品潔而文豪其光明磊落之概予蓋久矣心儀之竊  
意邑有賢侯又得賢司鐸爲之貳家君之有志未逮者其  
必能相與以有成也况逢我

皇上崇儒重道百執事興賢育才而巡憲劉公刺史蔡公  
慨然以修郡學爲已任風示有位多士鼓舞奮興敦崇根  
本余更知賢如邑侯暨學博諸紳士決不藉口於不暇修  
不能修與不敢議修矣今春禮闈彭之諸君子北上以  
告成謁予而請爲記因爲述杜君抵任與邑侯留心文

不數月遂倡此舉凡會計出入省試百工罔憚勞瘁而首  
事諸生亦莫不仰承意旨協謀同力卽朝夕饗殮之需無  
敢動支錙銖毫末費省而功多予是以得悉其詳而深幸  
家君之有志未逮者今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因思學校文  
教之地而一邑者天下之象也重熙之治不遺於方隅禮  
樂之興見端於最爾方今

聖天子在上敬禮

先師追王五世不惜厚發帑金重新曲阜廟宇誠敬格天  
慶雲兆瑞於以見我

朝文教之隆允足超越千古而景運聿新正未有艾今彭  
僻處江濱而沐浴雅化廣大麟宮卽茲一邑可見天下矣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巽

詎不謂盛哉斯舉也肇自戊申秋八月越明年因賓興大  
比未竟其功今歲乃得踴躍竣事計工若干費若干殿宇  
仍舊者煥然改觀祠廡鼎新者巍然壯麗樞星門則玉立  
干霄大成坊則翬飛曜日補其缺畧大其規模美富重光  
宮牆整飭此雖彭之紳士商民解囊樂助而微邑之父母  
李公孰與肇其始微邑之師傅杜君孰與肩其任且微邑  
之首事諸生孰與勦其成猗歟休哉是豈獨家君之志用  
以克遂而聖域賢關妥

先師以振道學者豈淺鮮哉余雖固陋寡聞敢不次其巋

末以記焉劉公

諱

均

號

秉一任饒九南三府分憲蔡公

諱

學顯

號

伯程由甲午鄉魁恩任永新縣以才望簡守此邦



李公諱祖旦號展齋田乙未進士令彭杜公諱道坦號尚亭甲午科舉人沈公諱國策號澹菴以明經司訓首事諸生廩生歐陽燧副貢周煥奎生員田裕歐陽賞廩生洪國梁生員歐陽福歐陽仲龍歐陽汝達丁春等類皆敦厚樸誠之士家君每道及之今俱不憚經營而共襄茲務者例得次其姓氏而識於碑陰

重修文廟記 乾隆戊寅

曹師聖

師聖自任彭澤既禮謁 文廟周旋堂廡大懼歲久弗修椽題頽折無以肅觀瞻而生警發爰誡學博朱君司訓溫君謀所以新之請於各上憲進邑人而董其事殿庭堂廡益宏以深移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巽

崇聖祠於舊基之前若干步 文昌閣遷建於明倫堂之上與書巖近外闢青雲之路廣濬文渠官牆內不爲瀑水所浸且尊經有閣缺者增之師徒講習之地隘者擴之構兩學師公署於明倫堂左右學中規制式煥聿新進諸生而謂之曰爲學之道其視諸此矣夫學校之設首重明倫而人倫之明雖塗人孺子因其天性時有合焉而學士大夫恆未易責其備何則施之有次第爲之有本末大之一出一處小之一作一止皆性分中事卽皆人倫中事也大學論綱領條目巨細兼賅而自知止至於能得由知意身心達之家國天下朱子誠意傳章句云功不可缺序不可紊爲能彙括其旨中庸推言天命以及人事未復由下學

歸之天載總樞紐一誠以智仁勇三達德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達道其奧與爲人處則第十二章發明道不可離於鳶飛魚躍見上下之察程子謂卽孟子勿忘勿助意思推諸學記之藏修游息詩之緝熙光明書之遜志時敏大易之知至知終庸言庸行極之善施德博胥是道也諸生入學釋菜春秋釋奠先師以成事告得以時習禮其間甚盛典矣而師儒又月集之而課其業相與講明約束砥礪磨礪今者仰瞻棖桷俯躡堂基熟睹夫黜聖丹雘爲之必要其成成之必有其漸有基永之勿壞久道要於日新其於聖人無行不與之教殆亦有會心不遠者歟况彭邑面臨大江千里一碧而小孤爲之砥柱以成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率

迴盤紆折之觀環山雉堞蜿蜒如龍而學宮又依鳳皇山麓其他環抱若觀音鏡子諸山千態萬狀莫可名言山川磅礴鬱積之氣必有人焉出而當之昔之官斯土者陶狄趙三公之風節勳業旣家尸而戶祝矣而孤標子特陳后山先生其尤也雖極盛者難爲繼然有司牧之責者固將聞風興起以爲闔邑倡邑人士得無意乎而數百年來生於斯土能卓然自暨者後先相望若曾公之事業歐陽丁公之建言王公之經術

本朝若袁公之文章政事劉公之父子濟美忠烈尤彪炳史冊其他人文指不勝屈今之人豈遂異於古乎方今聖天子廣勵學宮多士得賢師儒以爲倡導念平日誦法

有年講求所以爲學之道以上副

國家興賢育才培養人文至意夫學校不尊育才無地有司者之責也而學術不明行誼弗立亦修士之耻也有志之士奮興宜何如矣

重修文廟記

乾隆甲辰

高蟠

彭邑人文夙稱盛矣蟠嘗披閱志乘所載氣節事功後先相望者多由制科出乃知鍾靈孕秀巖宮爲發跡之原則謀所以焜耀門牆而喬皇規制者不特章縫之責亦守土者之先務也蟠自縉組西江所至以振興文教拳拳加意今秋奉

簡命來蒞是邑甫下車卽祇謁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至

先師周覽廟貌輪奐非不猶美而內址曠蔓外觀無耀樞星門偏倚不正殊失大中至正之體且屏牆前迫促無餘塵居壅塞氣局復未恢宏瞻眺時不勝菁華闡晦之歎詢之兩學博僉云邑紳士庶咸志改造蓋盛舉有待焉越旬日紳士等果以是呈請蟠亦歎人心之同不待家喻戶曉自有若合符契者夫梵宇琳宮叢林大刹在緇衲之流尙不惜勞勩以雄麗其觀學士平民中慷慨施予亦曾不聞有吝色况

聖域賢關之地規模宏擴固崇祀體制所宜凡在含齒戴髮之倫孰非被服

聖教中人具此生理同爲激發當無不醵金樂助者又豈

符蠅之慳切勸諭乎聞之志氣所動有開必先邇來是邑  
甲第稍遜於前山川靈秀之氣鬱久而洩而人心之蒸動  
實兆其端今果輸財殫力鼓舞將事堂廡高華規模正大  
有志而事竟成矣卽此精神浮發已兆人文先聲鳳翥聯  
翩麟將爲邑人士預券之也是爲記

學宮自南唐遷縣時建了髻山下明宏治二年改建鳳  
皇山麓卽今之定址也但門向甲卯對雙章峯不正形  
家多云不利科甲今更正卯向兩峯對空其大殿則仍  
舊兩廡則擴開禮門前購買胡姓店以便取向大成門  
前左至衢高世俊弟世傑拆去已店通前直後讓基七  
尺學以墮廟前右側汪光叙租住高屋公基相換公私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學宮記

七

兩便矣至儒學頭門內奎星樓條例貢生丁名恭捐造  
明倫堂兩棚係袁姓捐銀五十兩助造正齋原在堂東  
因通大殿不便移建副齋前其原基安置 崇聖祠舊  
祠改祀忠烈堂西羅屋係丁名該買捐坐下艾基亦捐  
學以何住艾屋後公基少許酬艾正齋新基原係高世  
傑屋今歸學造其屋價銀八十四兩悉銷樂輸旁下餘  
基陽宅賃租學師收解院費學後山薪兩齋刈解學租  
所栽松樹官民均禁私砍學門東廂每年租銀叁兩學  
師收春秋增頒府庠生胙肉學前兩邊衣店丁春買捐  
聽拆西邊牆外店學買無費轉典丁春銀貳佰肆拾兩  
交價租撥丁收後當設備贖回此重修權宜通變捐買

更換之原委也

併記

更建武廟記

楊際華

我

朝以武功定天下削平三孽控撫諸夷開疆一萬餘里德威之孚爲自古所未有故供奉

武聖特隆尊崇廟制秩定祀儀同於

至聖彭澤廟舊在西門外濱臨大江道光十一年圯於水移祀普明寺之左十五年際華來宰彭澤晉謁之餘慨然不安而紳耆以將更爽塏告卜地在學宮之西卽以前宰秦公湘武倡修學宮之資分工創建武廟於以光

熙朝文武並重之典表庶官文武協和之衷明庶士文武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武廟記

三

兼取之法誠盛軌矣十五年夏五月上旬正殿旣成敬安神位供奉如禮於是崇後寢拓臺門飾聖施丹與學宮先後告歲兩廟並峙規制鼎新一邑之人咸瞻仰焉夫中庸三達德終之以勇勇所以成其仁知也昔者先師仕魯攝行相事卻萊夷之兵歸鄆灌之田威震鄰國一時冉之用矛遲之踰溝仲氏之結纓莫不奮其忠義之氣毅然以自正乃武聖以天錫勇智志在春秋直接至聖之心傳而願學之心不言而自喻故生平亦以人倫爲重由朋友而昆弟昆弟而君臣推之父子夫婦一持以正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先師而後能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惟武聖獨昭垂不朽耳今我

國家之制以武生肄學宮命司訓教之誠不欲其好勇不好學也故直省州縣皆建廟崇奉徽號曰義曰仁示天下以武之極軌然則尊先師首在明人倫尊武聖亦首在明人倫大道一而已矣際華既慶學宮之成且喜兩廟並建爲合於制謹述其義以質春秋朔望來謁者

以建崇聖祠記 乾隆十八年癸酉

柯友桐

崇聖二廟者爲 至聖先師之所自出報本上祀而作也考孔氏示譜 聖父 聖母禱於尼邱而夫子生是 聖父 聖母德足以感天地山川之靈而篤生聖人爲萬世師表非偶然也蓋自天地開闢以來氣運隆厚五帝唐虞三代皆疊出聖人至成周文武而後及春秋六百年始出 先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崇聖祠記

七

師夫子所稱祖堯舜憲文武而集羣聖之大成故雖不得位於當時而尊之爲萬世師表考歷代崇祀西漢始立 聖廟至隋唐始立 啓聖祠而以七十二賢配享至趙宋始尊顏曾思孟四大賢再闕十哲同升廟堂崇祀其餘諸弟子主列從祀東西廡漢唐以後諸儒崇祀先賢位下至元明又以濂洛關閩自出諸先儒配享祠內蓋屢朝之重聖道賢及濂洛關閩自出諸先儒配享祠內蓋屢朝之重聖道而附從祀諸先儒若此至

本朝雍正元年 啓聖公加封王爵稱爲啓聖王又上四代各有王號改稱崇聖祠在贛所見各學皆然彭邑 聖廟立於城內鳳皇山下 啓聖祠立於 聖廟之右明倫

堂之左年久未修桁桷朽壞墮丁兩學博念 啓聖爲  
聖師所自出 啓聖神位不安卽 先聖神靈不安商之  
同學諸生周世業等各募貲財鳩匠重修起工於壬申之  
冬月癸酉之上浣而工告成竊念釋門諸弟子募修庵  
宇佛祠者一邑之中常有數處而 聖廟及祠之一所吾  
輩庠序諸生皆聖門之弟子目覩 聖祠之壞敗其可安  
心以不修乎今幸祠宇重新可以安 啓聖之神位卽可  
以安 聖師在天之靈而吾黨皆聖門之弟子亦誰不目  
覩而心快乎是創修者之力與募修者并助修者之功之  
不可沒也余爰爲之記其事鐫石垂諸後俾後之重修者  
有所感發而興起也故誌之喻君諱湖南昌人丁君諱士  
彭澤縣志

卷之十四

崇聖祠記

壘

偉貴溪人首事生員周世業廩生丁凱生員田興迪廩生  
高作霖生員汪熙生員王璽生員周濂廩生歐陽琴生員  
王安生員歐陽輝舉人歐陽正亨貢生丁春貢生周世永  
生員歐陽仁生員歐陽汝瑞等共襄勤勞皆得書名於後

